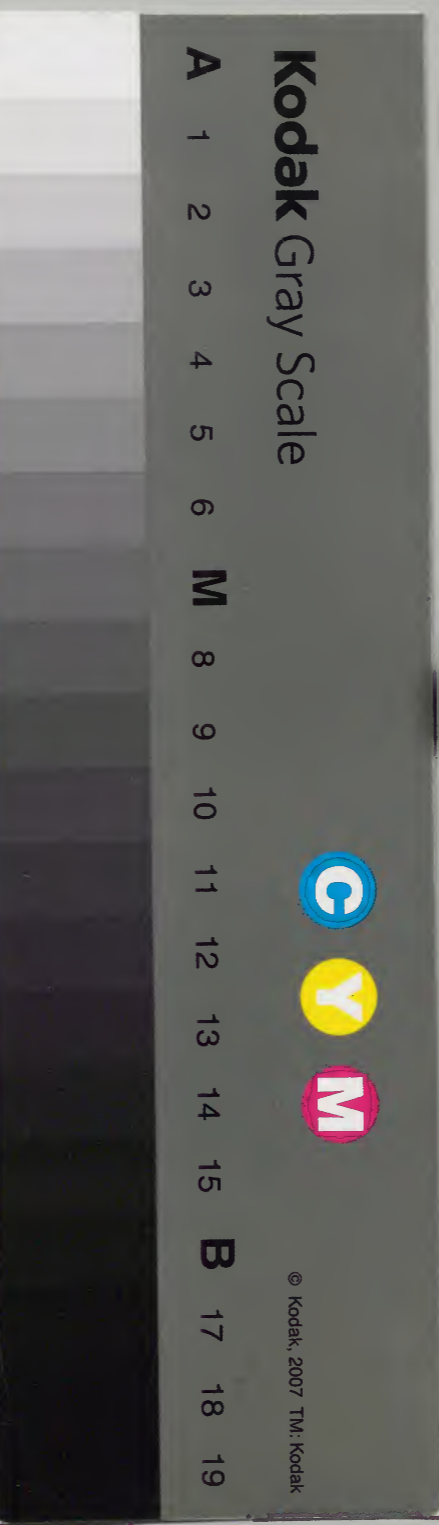


160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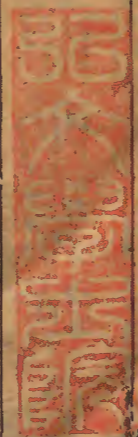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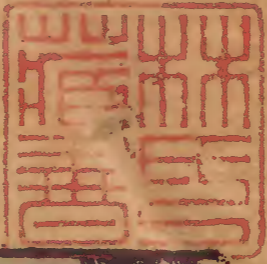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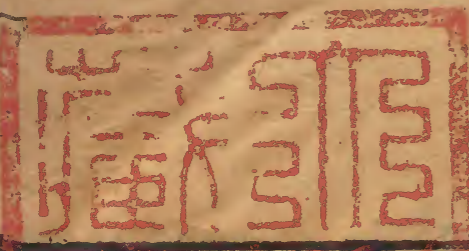
刻歷代小史序

中丞趙公刻歷代小史委序于不佞不佞授而卒業侍御李公所集也仰而嘆

曰世自洪荒以逮

昭代正史赫赫矣茲編百有餘家讀之疊疊而不厭假令出諸一人之手上下數千載間不尤快乎然首白可期汗青無

歷代小史序



日昔人已痛之矣仲尼志在春秋而幸
史之關文也豈非載筆之難與夫珍裘
以衆腋成温也大夏以群才合構也立
明立傳廣包諸國所稱周志晉乘鄭書
楚杙聚而會之混成一錄子長作記尤
採群書所引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
秋皆當時雅言事無邪辟即兩家號

史何常專憑魯國方策之遺止紬石室
金匱之藏而不謀諸野哉後若南董之
直書不辟強御常崔之奮筆無所阿容
庶幾哉左馬矣間有論一政而胡越相
懸叙一時而參商是隔者彼陳壽志三
國索米千斛賈緯修晉書誣銀八千鎊
皆正史也其曲如此其實往往見于它

歷代小史序
錄故虞初稗官之談山林澤藪之論淑
以昭勸懲以示懲有足多焉况諸家之
表表者乎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者遠
不出戶庭而窮覽者富矣二公嘉惠之
功其在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乎唐
劉子玄作史通言文章興廢時命所關
乃諸家之遇二公竒邁矣又言後之為

野史者虛加練飾輕事彫彩體或蕪
賦頌詞有類于俳優譬烏孫造室雜漢
儀耳敢謂茲編之盡無哉此讀小史者
所當知也

萬曆甲申長至日沔陽陳文燭撰

歷代小史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言則左
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何如其專且慎
也矧一統之世乎逮漢此意猶存故司
馬談司馬遷班彪班固世為史官其所
紀載率得諸聞見之真而不罔是非之
實自漢而後此意遂微至唐太宗欲自
觀史其後遂有欲書而不得書欲書而

不敢書如歐陽子之所論者於是此意益微矣於戲不有野史孰從而補其闕救其失乎予少有書癖性好讀史於野史尤多泛覽蓋以正史出衆人之手而野史由一人記著之實正史合累朝之事而野史據一時見聞之真且作之於野固無所謂欲書而不得書欲書而不敢書者雖未必盡出於公然其出於公

者蓋十之七八矣矧天下有道公論在朝而亦在野天下無道公論在野而不
在朝則失之在朝不有得之在野者乎予所睹記自路史而下凡一百餘家其所載多正史之所未及亦有與正史相發明相救正者雖間有涉於奇詭委瑣亦足以廣所未聞讀之可喜可愕誠世代之所不可無也至若世說新語唐語

歷代小史序
林自警編雖非為史而作然一代之人
才品分類列皆本尚論之公而非一隅
之見矧異聞逸事往往而存當時之風
氣習尚亦因以見焉其有補於正史不
少也爰自洪荒以逮

熙朝次而編之名曰歷代小史以為正史
之副而備讀史者之闕傳曰禮失求而
之野然則史之失者舍是編其將安所

求乎敬書此以為之序

萬曆癸未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豐城李栻
序

小史目錄

一卷	路史	二卷	拾遺記
三卷	西京記	四卷	漢武故事
五卷	世說新語	六卷	海山記
七卷	開河記	八卷	迷樓記
九卷	隋遺記	十卷	隋唐嘉語
十一卷	唐語林	十二卷	翰林志
十三卷	松窓雜錄	十四卷	柳氏舊聞
十五卷	朝野僉載	十六卷	卓異記
十七卷	開天傳信記	十八卷	開元天寶遺事
十九卷	江行雜錄	二十卷	中朝故事

目錄

葉桂

顯聖士家前所南...
 萬曆...
 ...

二十一卷	龍城錄	二十二卷	避暑漫抄
二十三卷	幽閒鼓吹	二十四卷	北夢瑣言
二十五卷	杜陽雜編	二十六卷	集異記
二十七卷	鄴侯外傳	二十八卷	楚新語
二十九卷	江南別錄	三十卷	默記
三十一卷	蜀檣杙	三十二卷	貽謀錄
三十三卷	孫公談圃	三十四卷	聞見雜錄
三十五卷	行營雜錄	三十六卷	鐵圍叢談
三十七卷	高齋漫錄	三十八卷	談淵
三十九卷	春明退朝錄	四十卷	玉堂雜記
四十一卷	錢氏私志	四十二卷	桐陰舊話

四十三卷	揮塵錄	四十四卷	王氏揮塵錄
四十五卷	晉公談錄	四十六卷	王文正筆錄
四十七卷	貴耳集	四十八卷	古杭集記
四十九卷	國老談苑	五十卷	清夜錄
五十一卷	宣政雜錄	五十二卷	艮岳錄
五十三卷	閒燕常談	五十四卷	退齋筆錄
五十五卷	避戎嘉話	五十六卷	朝野僉言
五十七卷	朝野遺記	五十八卷	白懶髓
五十九卷	齊東野語	六十卷	程史
六十一卷	遼志	六十二卷	金志
六十三卷	松漠紀聞	六十四卷	北轅錄

六十五卷	蒙韉備錄	六十六卷	北邊備對
六十七卷	西使記	六十八卷	自警編
六十九卷	厚德錄	七十卷	韓忠獻遺事
七十一卷	王文正遺事	七十二卷	寇萊公遺事
七十三卷	南村輟耕錄	七十四卷	遂昌山樵雜錄
七十五卷	東園友聞	七十六卷	廣客談
七十七卷	裨史集傳	七十八卷	剪勝野聞
七十九卷	野記	八十卷	平夏錄
八十一卷	清溪暇筆	八十二卷	瑯琊漫抄
八十三卷	病逸漫記	八十四卷	震澤紀聞
八十五卷	皇明紀畧	八十六卷	北征先後錄

八十七卷	北征記	八十八卷	西征石城記
八十九卷	興復哈密記	九十卷	復辟錄
九十一卷	可齋雜記	九十二卷	否泰錄
九十三卷	瑣綴錄	九十四卷	古襍雜錄
九十五卷	兩湖塵談錄	九十六卷	復齋日記
九十七卷	繼世紀聞	九十八卷	江海殲渠記
九十九卷	損齋備忘錄	一百卷	靖難功臣錄
一百一卷	備遺錄	一百二卷	星槎勝覽
一百三卷	真蠟風土記	一百四卷	炎徼紀聞
一百五卷	滇載記		

一百一十卷	一百一十一卷	一百一十二卷	一百一十三卷	一百一十四卷	一百一十五卷	一百一十六卷	一百一十七卷	一百一十八卷	一百一十九卷	一百二十卷
...

歷代小史卷之一

路史

初三皇紀

廬陵羅泌撰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
 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列圉寇曰有形生於無形天地之
 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
 不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
 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

輕而騫者為天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雖然治故荒忽并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謬又顛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撫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渾敦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頎羸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褐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陣樞以立易威秉錄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王券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神運四輿被迹無外無熱之陵三輔九翬為世億齡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鏗名岳姓馬蹠收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贊太始之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

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鈎旋較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
分宵晝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
萬齡

伯陽父曰太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
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
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
於九頭紀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

馬山提地之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圍別居一
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區駕六提羽
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
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擬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
下谷迪出谷口還乘清真覆露六幕罔不承命道襄高厚何德之
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良是仇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
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汔終為世之日兩皇並隆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
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
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

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侂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刺于右端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膺施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餼合雒四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五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叙命六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因提八如辰放

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疏侂十自黃帝氏而紀自秦氏沒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况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間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

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眴然何也
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眴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祗稠
新襲虬蟲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
天地必有初也而况於人乎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
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蹶灑淑立乎無間行
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斲鑿出於汾睢揮五丁之士驅陰易
反山川正流金生神化大疑惟無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

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倏傀六世渾敦七世秉戶
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稀韋四世大
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
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
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吳英九
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九八十有八世是
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
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
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
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
淵為說其繁非足貽訓故紕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

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
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
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鶻冠子之所謂尸氣
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
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句彊氏

譙胡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
其爲繼治者乃知遠古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亦予
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徵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袿黃頭大腹出天參政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
正端是致天極三百四十歲鉅神次之號曰黃神

鉅神氏

人皇氏沒鉅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乘千五百歲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
好爲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汙于今耳之所納目
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旣者邪是堯

一
卷
齊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舌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撫正亦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曠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胙匪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魏氏

大魏氏見於南密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一曰大魏蓋設於無垓坵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

鬼魏氏

鬼魏氏後有嵬氏饒氏攘氏刹氏鬼魏氏

奔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黃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徃徃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

大奚爲而不語和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
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
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
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
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
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
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
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
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
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
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

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不
君子於此其可不惑又惑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
大方也自成也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
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
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
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
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

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

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愬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蓋處于沙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云丹徒絳北者非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徬徨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

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為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秦壹氏

秦壹氏是為皇人開圖擬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嘗受事于秦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秦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秦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畧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

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聚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淑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亦治萬物自亦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蓂莢之身而百夫之所為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淑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乎帝力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其為教也至矣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闕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亦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蝾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

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殆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王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倓倓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懷哉昔班

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垂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今寇謙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為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詡而尤以信行為輓軌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為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瞶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究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顛之居若乃伊尹

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塔菴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

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大時也顛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頊亦自窮桑遷商立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顛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余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旣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旣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立一曰神皇
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

倚帝氏

都倚帝山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
世終矣

冊盡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叙其亦
有所來乎胡為而多益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
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苟况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
亂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

所見猶可欺也况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
况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
一也類不孛雖義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
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
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
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
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植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
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余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
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
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麇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
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
風乃教民撰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閨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
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有五十載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也自生民
以來至黃帝而大備昉脩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
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
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
矣始古之時地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渥

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
間滄熱而蕭瀨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
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
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
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以
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
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
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
網罟為耒耜為杵臼為弧矢為鯤鯢為茵帷為醴酪范金合土
瑾甗泄井黼坐鼎食黼牛乘馬兜矛劔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

變而通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
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為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
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
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璇
臺不足處則更為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
帟珠雨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
伐雷霆之鼓窮日夜有不足以旣其權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
施自以為樂天道惡盈蟬蛭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
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嗚呼哉變龍稷
高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
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

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
用無盡君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顧是
數主之所盡方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
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求泰之間分
裹蒸餘阜英潔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
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
作于蜀蠶叢縱目王瞿上魚鳧治蕙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推結
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柞深恥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為滿

捍蓋蜀之先也自叢以來帝號其妻曰妃俱葬之昔黃帝為其子
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葉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
滅之始降候云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
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
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
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
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
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
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恠求欲

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予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
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
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
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
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
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
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
也方其挈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
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胥十方之衆於大非之川
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
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虛可謂疆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

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
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羗而襲吐
番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
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羗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
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
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
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
之田者也况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和昔者漢之武
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喂兵以爭
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
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

之生而棄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
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璧然而交訟所爭亦不啻
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
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
始恃盛疆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
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
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
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
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
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

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百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彙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徇國豹

亦胡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厖傀氏

厖傀氏後有厖氏傀氏厖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厖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

渾沌氏

渾沌氏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
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
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
曰渾沌氏之治若子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
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和老儋子曰古
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
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
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
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虫蛇皆為人害是
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

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
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
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
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
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
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
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
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
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饌宿之隴

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
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
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
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
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執者也又有得以僅
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稀常氏皇覽之巫常氏
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
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鬼氏鬼鬼氏命曆叙之黃神氏狙神氏
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
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

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曰角格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曆序在而不

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

五十載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
年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且若
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
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
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

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爇人知為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非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沾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自有君沈於堯如宸放皇覃遂人有巢為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

羲炎若黃帝青瑣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
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
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
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
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
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遽氏

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

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鵲若殼飲而不求不譽畫則旅行夜乃
類處及其死也涼昇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
也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
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誅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
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變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
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
彼几遽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稀韋氏

昔莊周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而首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
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豨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
而或者疑即商之豨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摺之雄所
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弼栢常褰若豨韋矣豈亦商
之豨韋哉今丹壺書繼諸儿遽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
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矧物之心而
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藥
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

為民也登巢椽蝨情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餽者飲其血啜其膾
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搗橡粟以為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
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
猶不足泄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
結繩以為政木皮未委于復寒其羽革紩衣孿領者堯冒以黃體
民之塗者猶未詳焉過者頽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
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
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治三百餘載栖於石樓之顏
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
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

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剥
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
自剥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
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
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駢延于春
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
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
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為不可曰為
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
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

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而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
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
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為矣何事魚麗夫如
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為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
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
岐雷俞扁不惟復苓之養性也而劫痾攻積已菽俎葛猶不得
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
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固
自有定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
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

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菰蠪鱧膾腐饅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牲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人民益鞿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

山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為斧重作瓦高甌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子雖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繇改乎陸級畢梳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蓋錄平延嬉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握幾短表計寅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始注物垂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資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治律高之石室以 著記二百有三十載

贊與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
建搆幾方廬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
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
言立其善之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
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
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
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
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已者

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
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
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
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
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
性命之理爾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
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
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
鑽火變性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
滅淫於禮亂於樂囂薄澆爲淳風遜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
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以爲禮之極

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不足語和彼受弒兄者之
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
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子
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
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
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和抑不知孝公
之不足以帝道說和亦鞅之所售之帝道馮和握鉅而兼金售
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
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

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僅蒙莫知西東摩蜃羣
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粮隴首虎豹可尾虺虺可踰而人
無有相媚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
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踧馬是為三身之國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和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
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
蜈蛆而况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
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
以大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
莫之有乎天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
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

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和天下之
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
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為枯於淑詭眩怪
者而况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和正
自難言之爾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
蘇荀偃視不受含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
海之下
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
脛反踵馬首狗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
身玄體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
又落利充軼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
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

邪聖人慮天下之徂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
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尚筆於
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曠知鬼神之情狀者也
而世之人以其昏昏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
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
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
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
於覩流履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為
常而衆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
之以怪焉

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後哆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為百王
憲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
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翔文字形位成文聲具
以相生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
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
天地之蘊盡矣天為兩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文字備于以存乎
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孚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
文亂日昌矣亂百有一十載犁陽武終堊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
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
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鬯彛之外亡施
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
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
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竒它之目如秋荼而民
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
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拍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
知所郵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為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
叙
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其後為栢有栢

氏栢常為黃帝地官栢亮又為顓畜師栢昭為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逮周之世有栢罔為太僕正文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攸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螭大驪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

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栢禹咸繇流星與夫推光貫月而麗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棄既本跡瑞契先湯脩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要要草蟲趨趨負蝨龜鳴泮際鼈應淵中馬蹏截王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翳裙娘臨門彩味度嬪在軍卑鼓噎嬰媿號母乳泚匏血動痼矣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緣

類而升固有不明然而然者狼狽齒雀誰矢中彙彙使虎伸虵
令豹止搏勞施虵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
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闡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
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緯以入
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
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
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
相承夫次其工嬴秦俱不得造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
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
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為
嶽鄙山一曰中央氏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
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饁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
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
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
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
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
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
之說炬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
其羨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

稱葦蕘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植矣孽臣
豔后穢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
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
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
於襲為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母致羊皮雜貂裘之譏
可也不然無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
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櫛于大庭氏之館茲其所矣治九十載以
火為紀號曰炎帝後有大氏大庭氏大填為黃帝師大山稽為黃
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衆聖人在上情欵通乎人德惠加乎
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醴泉三辰曾輝五星
循軌歉歉然為聖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憲
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
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秦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
之感上行而祭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
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儻瞑瞑踵踵不知所以然是以求年
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
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懣
于上而群有伎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
短頡頏百疾俱起育禿狂偃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

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
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悌于
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為無有者皆過激
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晦明之
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踵也擬
生之穀同穎之禾雉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立哉而孛食
星隕霖震木水山崩地震蜚蜾蠃蟻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
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
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
火為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孽專政穀
果不實臙致螳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

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
於灾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灑冢崩而
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祲祥不勝
善政是故諱變異而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
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
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
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
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
之為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
若昔楚莊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祲地之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

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教昏勤民懷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驛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天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

輒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柱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其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為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

借繇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
某君弑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
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治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
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治致諫其君而二子
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
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
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
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
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
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許之仁射丁衰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治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
其爲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
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
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
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
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
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
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
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
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

固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良史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稷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間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祿奚怪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蓄氏昆連者昏晦之謂也後有釐氏厘氏驪氏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襟出傳記如焱氏泰氏著於莊子成雉氏素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鶡冠子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

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

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
若是訊諸幣欸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
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
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
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入一恟恍如遺光曜赫奕
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葬朝陽
後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

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
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
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
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
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
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
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之
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
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
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

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項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遯之告隨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散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是

赫胥氏之所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懷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為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祗宮明皇稽至德之壇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為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俯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為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塊柎瓦缶武粟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後有葛氏權氏

贊別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執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闕興謹莫知帝力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

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巉以為行疇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僕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楊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

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殘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悞很信任小人矣剥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傳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終南少室皆為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和巢許之事乎無

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槲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馮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有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為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為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

死惡其汚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道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尊盧氏

尊盧氏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強室之陽堊浮肺山之陰後有尊氏尊盧氏鐫氏

自余季甫志學遂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迺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爲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祝

融之崩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欵於雒得帝鴻之坳於雲陽得少昊之埳於成陽得慶都之榭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育之隸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毫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毫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鞞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毫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灾行

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微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
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
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栢之特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
所滅乃西戎之君塋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
為河東張息憲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
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
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壽獨何與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融是為祝融氏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
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融萬物

咸若施是聽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融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融平而壽命長稷風易俗天下大
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其治百年塋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峰
也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融氏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弁州之聲庸致樂歌
樂希蜀續是為祝融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
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絕清

為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
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算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不
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

五基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千戚無自動之容也戚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

倍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攸也而五聲以為之侑宮有信而侑意徵有禮而侑神龢有仁而侑魂商有義而侑魄羽有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龢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龢變龢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為聲在歷為氣以故律

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鐘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為三十有六三律之為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立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已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為陽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莖皆自始矣乾為大赤坤為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於亥根於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故奏黃鍾歌太呂奏

太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畧景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甞之重者濂之畸者裁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掩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籙而寒谷春生微動羽而霜雹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蘇伏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屬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籙而已故清籙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

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
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
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倣詭殊瑰
爲彌文煩飾而已餽邏鏗鎔進俯退俯欲其召飭氣而致柔嘉
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歛而幾代應不艱矣
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荒亡
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上煩等淫聲陷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魄化魏土而
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
石三綱淪六紀墜遜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祲沴灾眚
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呂

鑄而內益亂新聲與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殺求其所謂一
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猛辭狎而鼓匪純
懿匏不成列舞不倣成陳鄭散于楓庭墜胡部於堂上迎神帶
邊曲宮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
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散有餘於數則更復而分之求五
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
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
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
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
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之聲商絳徵羽之器以旋宮則
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故樂也者天

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芻蕘應於
遐逝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戕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益出
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
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
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
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齟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
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
之作政其有不齟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
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音音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
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
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何後之世不明乎

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齟氣不已勦乎夫然因
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賓下生大呂八八
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
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
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
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
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
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
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
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
以為正祗以惑也 崇寧之初魏漢律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

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
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無真
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

吳英氏

吳氏或曰子英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
人帝之世不廢不卯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
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後有吳氏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
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
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
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

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蛄蟻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
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上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
而棺槨與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
也喪三日而殓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
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蒲也
况于親伏羲黃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借槨用槨豈固是彌
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
之喪桐棺三寸蘧蔭以歛餘壤為墳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

是也下錮三泉上涇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書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跋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以為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璣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

內而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狗外而反卑之也且沐戒塗髮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革戶不彙葢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襃幅遂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豳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月於裳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鑿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髮而沐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袞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臯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輓諸伯持輪居

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鬻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王則改行旃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污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為圉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為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而况唐虞與有

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為夏則居曾巢

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剥矣
剥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檀農災檀黃湯放桀
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剥而終象曰致剥而終亦不
知變也夫小人之爲剥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
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
此剥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
剥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
斯弘不灾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始初庸主猶忘
於剥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灾矣泰
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
加乎爾者特必隙無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而隙之可

五十一
五十二
公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
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剥
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閔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閔曷諸陽不成百
物散解而果茲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疢疢乃令士達作
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
後有朱襄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
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
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

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群陰來
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
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
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
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
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
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䟽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閔人旣鬱於內膝
理帶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

利道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壘浮肺山之陰後有陰氏露氏陰氏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
而不榆當世之人其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
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
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徃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
復墜仿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後有懷氏無懷氏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其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
彘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

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
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
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
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
言之 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
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
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
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治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
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
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
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

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
和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符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
盛矣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
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
山子曰嗚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
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
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
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
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公曰寡人東萊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
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荆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
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泂東馬句車越太行逾岵耳之溪南
伐牂柯帳不庾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此
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
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
凰不來而鷓鴣巢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
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
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

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惡
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
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
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
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闕之
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棄灰卑宮室而
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
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顛
轍之為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道
楷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
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歷代小史一卷終

歷代小史卷之二

王子年拾遺記

春皇

晉安陽王嘉撰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
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
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闕天今叶以天時
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虵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
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為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紀筭比于聖
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
教以蕪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為瑟均土為墳禮樂於是興矣調

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脩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犧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炎帝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畝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雘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萋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圓丘

以祀朝日飾璠璣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洒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王號曰夜明以閭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華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口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鍤之銅以爲器峻鍤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滕也

軒轅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澤馬羣

石葉
飛魚

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
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
德之臣薰風至真人集乃馱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鳥焉昆
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
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
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成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
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爲
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帝使風
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洄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洄流如沙
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
有石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
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葉灼爍千載舒百齡暫
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
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
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媿娟之樂游漾志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
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
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瑞言
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
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

相風造鳩

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
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白帝子答歌
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
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
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
書即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
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
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
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為往末代為龍丘
氏出班固藝文志地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
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
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
君位奇祥眾祉莫不總集越山航海而至帝乃楫四方之靈羣后
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
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
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
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湧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
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
如龍虎之吟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
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

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王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疋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閻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閻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有丹丘之國獻碼磤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碼

腦色別馬

碼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魍魎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皇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聖之山望之峩峩如霜雪又有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磤也不可研削彫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碼磤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

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汙隆時
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滅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
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
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
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
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
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
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
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
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削
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
山皆如聚米縈帶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
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
彛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
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
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鸛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
曰青鸛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
禹平水土接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
皆圖像其形銘鑄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
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查常浮
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

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虞夏之季不復記其
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偉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
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
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時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
澈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
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
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翻而飛能
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
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
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
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此其遺像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
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
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
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
瀾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閭振鬣
則五岳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為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
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
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
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
為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

之糜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磁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為衣即尚書禹夷卉服之類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為墳羣獸為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剋木為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皇帝伐蚩尤除諸凶

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為孝讓之國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眾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故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及放河汭夏禹

堯命夏鮪治水九載無績鮪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脩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

脩立鮫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畏
至舜命禹疏川莫岳濟巨海則鼉鼉爲梁踰翠岑則神龍爲馭行
通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鮫之靈化其事 說神
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鮫字或魚邊
玄也羣疑衆說並略記焉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
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
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
鼎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泥於後玄龜河
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
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之

遺象也禹鑿龍閔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
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
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于迷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
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
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荅曰
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
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
羲皇也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
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笄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

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邠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卯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伊尹賃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師延者殷之

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脩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

蜂舟

如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為吉兆今人幡信皆為鳥畫則遺象也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五

比翼鳥

年有因祗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鳴鳩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地洲蜂峯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鈹銳幾盡又沸海涵湧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鎧泛

歷代史記

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蚺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鵠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與雲起霧小則入於織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羣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欵忽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鹿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昭王即

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蒼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翻三名虧光四名及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搥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

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竒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乘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

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翺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竒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

八
駭行天下

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
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
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麇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蓆黃
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藟嶸
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
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
年一熟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
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
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
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
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

管睇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
天也和廣也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羣鳳
之鳴睇澤出精銅可為鍾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
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
可為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
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鷗遶煙而噪或集之推
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
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
焉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鳥俗亦謂

慈鳥

烏白臆者為慈鳥則其類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
 來附微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
 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
 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又有五老列於微在之
 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
 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微在賢明知為神
 異乃以繡紱繫麟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
 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
 子紫角之綏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綏涕泗滂沱

孔子生

昆昭臺

且麟出之時及解綏之歲垂百年矣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
 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
 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栢栴其木有龍蛇百獸
 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
 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蒼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
 謠俗之類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即迎
 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
 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
 文禕羅禕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
 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禕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
 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

石鏡

韓房

齊鏡

師曠

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養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養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養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師曠者，出於晉昭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成

老聃老

二仙換骨

師涓

國時其書滅絕。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
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
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返跡為柱下史，求
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浮提之
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尔老尔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
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
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
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
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伐墨焉。遽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
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
除其繁，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師涓出於

淫樂

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
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
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疑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
昭公昭公情面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
氣律終為沉湎淫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昭公
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
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宋景公之世
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
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
密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璣饗以蘭蕪華清夏紫灑以織
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饗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

飲食之奇異

子韋之筭

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
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
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
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
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亂將及矣脩德以
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
即子韋也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具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
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
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且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
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
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

吳越

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施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内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澗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竝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

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膏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稂稂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種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四年王君正寢召其臣

甘露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
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水雪形如處子血清骨
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
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
王以妖惑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
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
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微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露羽
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
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鋤持餅云發其國
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
夫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

音如真人尸羅噴水為雲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雲霧皆
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
之時絳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
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
以手抑胷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
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為
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
術惑神怪無窮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
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謂丹
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
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

神蛾
涼珠

為之流止春木為之改色君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為塵埃
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九年昭
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
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鑛火之術取
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
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
用為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
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簞盛之使玉童負
笮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
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
頭集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

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
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
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
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
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
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

秦始皇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喬使含丹青以激地即成魑魅
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
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
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者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

善畫

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
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
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
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曾前果是元年所刻
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
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
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
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
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
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

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
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
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
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異州有異氣應有聖
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艷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
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
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灑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
東得葱巒錦栢漂椹龍松寒河星柘岍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
淵羽墜條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襄流黑魄
闔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
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張儀蘇秦

鬼谷子

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曾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鬢絕青納玉鳥而乘舟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闢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迺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

趙高

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萬世一時

前漢

大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放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鄴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

沛山劍工

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鐵三狷木
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傷水斷亂
龍陸斬虎兇魍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
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鏑終爲鄙器上皇則解
七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
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
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
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
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
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
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

曰靈金內府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
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
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
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鰐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
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
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荅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
細兩存歿不可論笑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她身已上八風均
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荅曰自鑽火變腥以
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
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荅聞於帝帝曰悠哉杳

庚人語古事

李夫人

文標厄

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
 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
 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
 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
 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
 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
 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
 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
 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國酒出洪梁
 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

少君使石像

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
 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
 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
 深愛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顛頓嬪御不寧詔
 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
 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
 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
 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
 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
 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云人成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
 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

金園神泥

神泥

淫泉金鳧

紗幘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
 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
 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
 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淳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
 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金狀混混
 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
 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
 多以此泥為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
 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

始皇之家

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 涉大處可方舟
 沿沂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
 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群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
 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
 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
 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昔始皇為塚歛天下殫異生殉工人傾
 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
 楫金銀為鳧鴈以瑠璃雜寶為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
 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理工人於塚內至
 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
 譜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理匠人之

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邳支國上設紫瑤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水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

玉精盤

雙頭雞

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雉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鷓鴣雞翱翔雲裏一名暄雞昆暄之音相類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懸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業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毛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

長壽木

分枝荷
倒生菱

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
猴內亦曰兩舌重替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
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君則來服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
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
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宮
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
弄楚辭所謂折菱荷以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
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沉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
求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
乘也乃命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

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
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何萬歲為樂豈云多帝
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
臺鸞舟荷菱隨時廢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
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
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
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勝稻食
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
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
粟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

五穀

稻

粟

豆

麥

麻

虹草

靈茅

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雖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
 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
 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
 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
 而有光宜為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苕藤也食之延
 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穀花
 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
 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
 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焦茅高五丈燃
 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
 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

歷代小史

卷二

十七

不遺一又有聞返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
 實葉多委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
 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
 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
 於臺下以香金為釣繙絲為綸丹鯉為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
 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群
 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為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
 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
 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張掖郡有
 邛族之盛因以名也邛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

異雞異犬

歷代小史

卷二

十七

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為憂雖
夜如晝之明也以淚洒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
地卽醜俗謂之醜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
祭祀立廟焉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
乘輿皆尚黑色旣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阜衣自
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珥雖如錦綉更以本蘭紗綉罩之至宵
遊宮乃秉燭宴幸旣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
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
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
蘊綿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

乘輿逐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
萬歲是以鴻嘉末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各丞相言
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
圜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鷺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
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以
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柂及觀雲棹水玩擲菱蕩帝每憂輕蕩
以驚飛鷺命吹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鷺
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鷺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
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卽飛鷺結裙之處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

成帝與飛燕
戲

霧縞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官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窮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異瓜異桃

喜鵲

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為異故畧舉焉

王溥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繡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為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更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

王溥

校尉三田一土壘宇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櫂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鳥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

裸遊宮

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過於帝帝傷趾后以綉紱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前帝衣及面潔靜如浣車人歎服

伏后有仙術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東都繼其

繁奢卽違采椽不斷之製尤異靈沼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孝哀廣四時之房靈帝脩裸遊之館妖惑爲之則神怨工巧爲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爲慟矣及夫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氏之富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

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

劉向之博學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十歲暗誦六經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

何休鄭玄

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
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
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
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
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
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
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
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
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
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孝子曹曾

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
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剋木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
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
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
死若仕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
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
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
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
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有
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

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魯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鄆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鑲

為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王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

鐵神

凌雲臺

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靈芸之名曰夜來
 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
 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鐵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
 燈燭之光裁製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鐵神也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舂錘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
 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
 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嘆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
 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飭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
 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
 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
 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

連理石

任成王神武

漫無有蹊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為土德
 斯為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
 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
 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生炳夜又起
 昂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
 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决王善左右射學
 擊劔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梟殷之徒莫
 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
 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鍾置崇華殿欲
 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

卷之五

七

五

五

石鷄鳴于地中

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鳩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鷲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為寶鷄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鷲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嗽金鳥

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珠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為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翔翔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官見之以聞於帝帝

頭枕玉席夜出

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通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鷺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辨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傳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為一代高士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

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
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
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
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
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
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
鵠

吳

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以
芡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上王於

駿馬

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且
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
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
馬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
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木
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
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
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
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鴉無過此麗
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

趙夫人織乃四絕

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幘。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傳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

虎魄如意

指遂

魄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况在喜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為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為吉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為背亡。

背明鳥

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
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
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
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盤翻
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
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
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鶴翔於
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
極檀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
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藝語通易

仙藥滅痕

白術髓

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
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
見伏羲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
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眾座皆云呂蒙藝語通周易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
汚袴嬌媿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術髓雜玉與琥
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術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
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頰有鬪死者穴中
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為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
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研諸
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澆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王人高三尺乃取王人置后側畫

蜀

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王人常稱王之所貴德比君子况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王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王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王人像嬖者皆退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仄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剥今袒在地羞畫見人言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為棺槨以青布為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

歷代小史

四十一

寶筵

鶴攘火

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攘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鶴鳥之類以攘火災鶴能水於

鷓鴣

巢上也家人乃收鷓鴣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為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積如丘壘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善彬
白猿知上古

周羣妙開筭術識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群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太漢時有洛下閼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

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
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晉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摠金抽翠
花條萑弱狀似金盞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
有一羗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
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
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
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
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
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羗及晉武踐位忽

酒姚馥放達好

思見馥立於堦下帝竒其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羗異域
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焉之
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羗
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羗漸染皇化溥天夷貊
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駁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
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
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賁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
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
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咸寧二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

芳蔬

九醞酒

雞鳴麥

消腸酒

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葉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飢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散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蘗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乎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斗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

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為厭勝至劉石姚符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卿雲

火浣布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灊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卿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為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污漬澀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因舜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縷其形如環環植兩上有天壽

五足獸

頻斯國

樹高七十里

求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一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裹肉以為兩臂宛然如舊也因暹國在西域之比送使者以鐵為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舞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露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像

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為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

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摛採天下遺逸自
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
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
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
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
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於御前
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閩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
為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
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和側因以為名帝常以博
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
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
羆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
其塚上其聲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
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
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
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為相弘及封孫皓
為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
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園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
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

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
至今絕矣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榮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
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
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
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感百姓詔使除
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
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
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
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

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
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
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苔曰
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
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
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紫金為鳳冠之釵言刻
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
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
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
口氣從風而颺又屑灰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使所愛者踐之
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
或者云胡女不可為群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為
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
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盡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
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璫風至鏗鏘
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
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傍
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
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互於樓
上時元早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

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
名曰粘兩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為四時浴室
用踰石熾映為堤岸或以琥珀為餅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
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
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燠龍溫池引
鳳文錦步障紫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媠服宴戲彌於日夜名
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
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燠龍猶在鄴
城池今夷塞矣

遠記二卷終

各置一... 漢高帝... 未央宮... 龍首山... 建北闕... 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 九十五步五尺... 街道周迴七十里... 臺殿四十三... 其三十二在外... 其一在後宮池... 十三山六池... 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 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 欲伐昆... 夷教習水戰... 因而於上游戲... 養魚... 給諸陵廟祭祀... 餘付長安市賣之... 池周迴四十里... 天子筆管... 以錯寶為跗毛... 皆以秋兔之毫... 官師路扈為之... 以雜寶為匣... 廁以玉璧翠羽... 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 冬則加綈錦其上... 謂之綈几... 以象牙為火籠... 籠上皆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

漢劉歆撰

漢高帝七季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與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為火籠籠上皆

斬蛇劍

五上百丈無枝上結蓂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
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
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
與挺劍不殊十二季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
氣光彩射人

身毒國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
鏡一枚次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
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荀盛之
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任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

散花綾

霍光家寶光妻傳其妾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斤
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弄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
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
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
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鷲
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
宗充宗又為碩學也

黃鵠歌

始元元季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
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嗟喋荷行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歷代小史 三卷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鳥世謂為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帷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鈐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為牙簞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窸靡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

得藏焉椽楠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季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他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

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野家

太守王瀚海梨出瀚海北東王梨出海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

門棗棠棗青華棗枵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栗四侯栗榛栗瑰

栗嶧陽栗

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

○桃十秦桃檉桃細核桃金城桃綺葉

桃紫文桃霜桃

霜下可食胡桃或出西

櫻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

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

羌李燕李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

花紫綠柰花綠

○查三蠻

查羌查猴查○裨三青裨赤葉裨烏裨○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

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萼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

杏

林有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花文采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

○桐三椅桐梧桐荆

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棹十株○白

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千季長生樹十株○

萬季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

株○搖風樹十株○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樹○池離樹十株○

被中香

七輪扇

離婁樹十株○白俞榴杜榴桂蜀漆樹十株○枹四株○樅七株

○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石瓊就余求

借一皆邊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

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

出房風其灑後絕至緩始製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

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為奇禽怪獸窮諸

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顛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邊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

洪冊謹上楸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五明扇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
 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襜 七寶綦履 五
 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權圓襜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腦壺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
 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鑪
 迴風扇 柳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
 螺卮 出南海一名丹螺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
 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擅寵後宮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之諸宮人皆賂
 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

元帝時棄市畫工

五侯鯖

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
 要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
 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
 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
 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
 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
 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賚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告人曰
 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

羈鞍之飾

於是朝廷疑其矯馬弘嘆曰寧逢惡宿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
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驕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
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
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
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以飾其
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鐸飾以流蘇矣則如撞鐘磬若飛幡
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
錦為蔽沉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
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蔽泥

昭帝惜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貫酒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
昌貫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
衣裘貫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取王
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
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
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
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
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慶安世季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
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

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季，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季，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嘗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大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以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賦。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昔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昔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慙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夏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之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綵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蹇踣如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三

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魯人謂之四寶宮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樓龍岫又有鴈池池

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槐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鷄鴨及鵝鴈養孔雀鸚鵡俸穀一季費二千石會稽歲肯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遣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昔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

好事

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為山巖嘘吸為寒暑噴嗽為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楊子雲好事常懷鈴提繫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禪補輪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肯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肯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賈字王孫京兆人也生肯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奉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

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肯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

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夏易姓名以

從他師敞肯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

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墓

嶺上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省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

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

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

爾雅

格熊

歷代

三卷

一

天

孝友張仲宣王崑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偏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三槐宮有五柞樹日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前有梧桐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麗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化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

倒影鏡自古
有之近時西洋
邪術法用此
眩人

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以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
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
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
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
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昔見戚夫人
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
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
昔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輒良昔十月十五日共入
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
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

菊花酒
蓬餌
三月七日

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本
有福負者終季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
茱萸食蓬餌飲菊萼酒令人長壽菊萼歸昔并採莖葉雜黍米釀
之至來季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萼酒正月上辰出池
邊盥濯食蓬餌以被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
夫人死侍兒皆復為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大馬未陳
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
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
株至今茂盛

杜鄴自銘其墓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為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昔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昔人不之寶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僊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睨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故目睨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兄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崑曰良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崑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崑亦當為弟管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

以生以前生為兄

文章

唐勤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
代鄭昌肯文長禧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
前生者為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遜皆盡一肯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
臯肯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
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算術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肯人真嘗自算其年壽七
十三真綏和元季正月二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
日晡肯死其妻曰見真算肯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肯故不
敢言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却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
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肯空槨即以葬焉

此除空合前為一條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

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
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
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
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
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
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
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菘有款悉知其
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慙曰有蒼卒客無蒼卒
主人元理曰俎上蒸純一頭厨中荔枝一枰皆可為設廣再拜謝
臯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蔕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夏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

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鷓黑鷓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之地入三尺所得石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季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

柳賦

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忘

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

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厲嚮蜘蛛吐絲階草漠

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玉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

小臣贊贊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

醪梁人作藟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

鏗嗽嘯蕭條寂寥儂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

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為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于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

于當化干

雀賦

之穢我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懼豈志赤霄之上忽池鱗而

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

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驥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

質如絢縵文如素縞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北歲逢梁王

於一肯

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

滓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

才而共侍流光醪醑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

簪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鄗程鄉若下

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疑醪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酒賦

鹿賦

似贊似銘當時
以此多賦

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為席犀象
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
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
右曰宮中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
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燉兮君子之光鷓鴣舞於蘭渚蟋蟀鳴
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倚嗟明月當心而出隱貞巖而似鉤
蔽脩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睽炎日匪明皓壁非
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為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匣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飾
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顯顯昇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已上今前存王
條乃一

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
枝玉爾公舒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
歸眇者督直壘者磨龍齋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竒髣髴
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
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

梁孝王入朝與上為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卽
拜為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國為五進五侯皆為王
河間王德祭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季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
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
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

天璽

玉帝子

璽室

雉矢

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季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闔而遣其烏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
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
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
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噐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
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雉

駿狗名

長鳴雞

六博

寶錯削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懼
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

茂陵少季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

則有脩毫瞪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

鷄則有從風鷄孤飛鷄楊萬季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嘗交趾越雉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

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
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
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灋用六箸或謂
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太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為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磨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

年善詭譎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懽心趙廣漢為

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嘗帥子女躬自採擷

還家道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

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為亦

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

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葛一束

素絲一綵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

葛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葛一束詩人所謂生葛一束

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

纓為綬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

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為器

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

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

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

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名為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為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掾西曹掾駕一

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 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 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 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 左右

隊百匹 左右

騎隊十 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射聲翊軍校尉駕三 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駕三 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之分爲八校 左右四

護駕御史騎 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關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左右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即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鳥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節十六左八右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左八右八

單罕左右

御馬二分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為二十校滿道

左衛一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麋爛不存

元炁元季七月京師兩電鮑敞問董仲舒曰電何物也何氣而生之
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
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
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
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
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
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

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
生於天上漸升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
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
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蒸散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
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
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
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
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
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
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
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

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允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沛而已雪不
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霽露則結珠而
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昔也政多紕繆
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
而為侵沴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
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
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
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
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
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

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蘆死於盛夏欵冬萼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昔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肯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帝嘗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堅基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

金帛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歛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爲其形爲溲噐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歛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歛更鏃破斡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旣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

帝子之制蓋
始于李廣矣

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過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噐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鷄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噉嗚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萼葉分披條枝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以鸞集鳳翔青網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麈宗驥旅鷄族雉群蠋繡鴛錦蓮藻芝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

爲用噐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巖制爲樂噐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弗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盃采玳岬踞倚歛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季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竒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噐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又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啟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咒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鑊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為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

余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攖犬棒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一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一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踞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

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
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大液池西有一
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結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
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
角悉垂幡旄葆麾蓋照灼涯浹余少嘗猶憶見之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季十
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
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
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灋司馬氏本

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
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
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
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昔魯人秋胡娶妻三
月而遊宦三季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
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季于
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
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
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魯參趙有兩毛遂南魯參

